

中國之羅馬字拼音流變述略 (國語羅馬字運動史導言)

溫錫田

羅馬字在中國用做拼切漢字音的工具，以現在所遺留的文獻考之，當是起於十七世紀。但是更早一點有沒有用羅馬字切音的，現在也還難斷定。因為一種文字傳播到另一地域，總是繫於兩地住民交通的關係；中西交通，究之歷史，已經很久，而且自十四世紀中葉（元順帝時）以來，西洋的天文、曆法、數學、砲術、建築術、工藝等，就傳入中國，中國的指南針、活字版也傳入西洋，所以我們在想像上，羅馬字切音在較前的時代也許會發生的；不過現在能知道的最早的是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四篇。那是明朝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手寫的。利氏來華，原在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那末我們要說起中國的羅馬字拼切漢字的事蹟，便應當從利氏四篇的年代起始，最早也只可從利氏來華的那年起始。這麼約計的說，羅馬字切音在中國有三百五十年的歷史了。

羅馬字切音，在中國三百五十年間（一五八三——一九三四）演變的情形，最初是外國人創

製了切音方法，做為單字切音工具，以輔助學習漢字漢語。但只是具有切音的系統，不是完備的拼音文字；後來中國人自己創製拼音法式，嚴格審定拼音條例，用做中國的標音文字以替代漢字。外國人創製切音法式，是為少數人使用便利，是個人研究的「一家之言」的性質；中國人釐定拼音標準，由政府頒行全國，有使全國人民都學習與使用拼音文字的意義。其間各種方式，時有改變，推行情況，有盛有衰。但從羅馬字僅供漢字單字切音的工具進而為中國正式的新文字一點看來，它對於中國文字改革上引起了重大影響，這是應該明白宣示的。

三百五十年來羅馬字拼音在中國演變的情形，可以分做五個時期來說明。

第一期，明萬曆十一年到清雍正元年（一五八三——七二三），約一百五十年，為中國之羅馬字切音萌芽時期。這期間羅馬字的創製與使用者可以說都是耶穌會教士。創製的羅馬字切音方式自然不甚精密完備，他們應用的目的，也不過是輔助學習漢語漢

文，閱讀中國的典籍。但因羅馬字切音方法簡易，切音準確，當時中國學者已經逐漸認為比反切舊法為優美了。這期間重要的羅馬字切音以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〇）的太西字母（?）·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一五七七——一六二八）的西儒耳目齋為代表。

第二期，清雍正二年到光緒十五年（一七二四——一八八九）約一百七十年，為中國之羅馬字切音擴張時期。這期間時間雖長，但在清康熙乾隆之際，羅馬字切音勢力竟低落，無多可述。直到鴉片戰爭（一八四二）以後，中外交涉日繁，羅馬字應用方面漸廣。因為海禁大開，西洋的教士，商人到中國的漸漸增多，他們為傳教與通商起見，便利用羅馬字母譯註聖經，研究方言，於是華音字典，土白聖經，波譯雲詭，盛極一時，所以造成許多羅馬字切音的方式。這時外國人製造的羅馬字切音方式是比第一期切音的方式較具有系統，略合語言實際了；其應用方面，也不僅像第一期的只為便於他們自己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並且將羅馬字直接拼音，來便利中國的民衆。這便予中國改革文字的一個機會。當時切音方式最有勢力的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F. Wade, 一八一八——一八九五）的「語

言自選集」（威氏之法式普通稱謂為「偉德式」，Wade's System），愛德金（Joseph Edkins, 一八二三——一九〇五）的羅馬字切音為代表。

第三期，清光緒十六年到民國七年（一八九〇——一九一八）約三十年，為中國人自製羅馬字切音新字時期。甲午庚子之際，是中國存亡危急的時期，內則政治腐敗，外則帝國主義壓迫日甚，愛國志士，正極力鼓吹變法維新以圖盛強。在這革新思潮的激盪中，改良中國文字的呼聲也應時而興，所以也就有些人來創製羅馬字的拼音字，就是所謂切音新字。當時創製的羅馬字的切音字，當然各不相謀，也是各有短長，但其創製的目的，却都是一致的。就是除了用做漢字的切音工具，又可以做民衆的通俗文字。這比前兩期羅馬字的切音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情勢：第一，這期間的羅馬字的拼音是中國人自己創製的拼音，比較外國人創製的切音適合中國的應用；第二，中國人自己創製的羅馬字拼音的主要目的，不像外國人創製的羅馬字切音只做漢字的切音工具，却是要用它作民衆的文字，如盧蕙章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等。但這時外國人作的羅馬字切音的東西，也還有相當的勢

力。

第四期，民國七年到十七年（一九一八——一九二八）十年間，為國語羅馬字製定與公布時期。這時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全國瀰漫着新文化運動的高潮，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文字的改革也就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許多人主張採用羅馬字母造拼音文字，並且舉起創製羅馬字的拼音法式，如趙元任式，錢玄同式，周辨明式等相繼發表。討論羅馬字拼音的文章見於新青年、時事新報、國語月刊等刊物中的很多，其中尤以國語月刊的「漢字改革號」、「字母研究號」為中心。民十四到十五（一九二五——一九二六）歐人會六君子（劉復，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汪怡，林玉堂）經了二十多次討論研究，規定出一種國語羅馬字形式稿本（即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這拼音法式分為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由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民十五，十一月九日），國語羅馬字由此算是出世了，中國的新文字也就成為定案。這時的國語羅馬字拼音的主要目的，不像外國人創製的羅馬字切音只做漢字的切音工具，却是要用它作民衆的文字，如盧蕙章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等。但這時外國人作的羅馬字切音的東西，也還有相當的勢

家的氣象頓然一新，國民政府大學院在人民慶祝革命的呼聲中，重新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到此時國語羅馬字便成功為中國的拼音文字了。

第五期，民十七到現在（一九二八——一九三四年）六年間，為國語羅馬字推行時期。國語羅馬字經了政府的公布，便算得了法定依據；同時也是由討論的時期達到推行時期。所以此後國語羅馬字究竟能否發揮它的效能，能否普及到全國，就單看推行的情形而定了。國語羅馬字在這將近六年間推行的情況，無形中有兩個階段：從民十七年到十九年（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國語羅馬字的呼聲時續時斷，宣傳推行的人總是以個人立場負責的，所以它的發展只能算做「自然的發展」。自民二十（一九三一）七月中華民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在北平成立，負起宣傳推行國語羅馬字的責任；因為有了推行的固定團體，目標既然統一，力量也很集中，那末國語羅馬字的發展，便是「有意識的推行」了。這六年間國語羅馬字的書籍，如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劇譜最後五分鐘」，黎錦熙的「國語羅馬字國語模範讀本」，蕭迪忱主編的「國語羅馬字週刊」跟國語羅馬字促進會印行的「G.R.」，都是重要的書物。至於推行的團體當然要屬之於中華民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了。

以上是中國的羅馬字拼音運動五個時期的簡略的總述。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中國之羅馬字拼音流變述略

溫錫田

語文教學在定縣的實驗

袁載甫

語文教學在定縣的實驗

(轉載「鄉村教育」週刊)

袁戰甫

「語文教學」在定縣的實驗，說來話長！關於兒童方面的，十年前就有一位教育部的特派員黎錦暉先生到這兒進行過國語教育，現在的縣立女師和鄉師以及私立的新民等校還不斷地加以研究。關於成人方面的，四年前，有趙元任先生到過這兒，也播下了不少的種子；最近三所年的研究與實驗，簡直造成了全國的最高紀錄。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最近所發表的『語文教學』實驗經過的報告看來，可以說：民教的『除文盲』階段，已經得實有縮短期限為三個月的可能性；因此，民校的目標幾乎整個的為之改變，與一般人之所說為『成人』

(一) 注音符號教學的研究與實驗

注音符號教學的研究，在小學方面，已經有了很長遠的歷史，暫且擱置不提；在民校方面，兩年前乃是一個大的轉變期。

前年冬季，平教會幹事長晏陽初先生，召集了『平民學校研究設計』主持人員張菊農、孫伏園、趙水澄、趙冀良幾位先生，開了一個工作討論會，談到注音符號的教學，得到的報告是，『自從各平民學校改用『結合韻母的兩拼法』及開始即教讀平上去各聲以來，注音符號在教學上已感覺得很困難。』當時晏先生的意見是：大家應當切實注意此種新工具的效用，並須研究王照的官話字母，以作改進注音符號教學方法的參考。不久他就派了

的文字補習教育』是完全不同了。

今年二月間，平教會學校式教育實施工作人員大會上有胡壽昌和楊述福兩位先生的口頭報告，完全是述說『語文教學』實驗的結果與經過；本報當時曾派記者前往紀錄，只因篇幅有限，未能全部發表。這兩個報告，在『語文教學』的研究價值上，很可以介紹給全國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現在把這兩個報告中所列舉的例證省略了一大部分，而將所述說的方法與結果完全留着；又搜集了一點兒『史』的材料，擋在每段的前面；如此完成了下面的一篇記載。

(二) 注音符號教學的研究與實驗

學校式教育部黎錦暉主任到北平，跟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劃委員會研究合作；在北平的第一大談話會，有黎劭西委員提出兩種注音符號教學改良法：一是參照王照氏的音素分析和拆法，『必』合介母於聲母；二是『可』先教以整個陰平字凡四百十一音而後拼音。當時錢玄同、白蘇潤幾位委員，也很同意這種主張，於是平教會乃根據這兩項原則，把注音符號增加到六十五個（事實上還是三十七個），再根據歷年來教學的經驗，排定這六十五個符號的教學程序，編成一種注音符號課本。（聽說這課本，將正後節送呈教育部審定，大約本年六月間可交商務或中華出版。）

從去年起，定縣有十一個鄉村的實驗學校（共計學生八百二十餘人）採用這種新法。因為實驗的結果非常美滿，又因為實施『詞本位教學』（見二）以來，語文教學的成績日佳；於是平教會所出版的平民讀物，從五百零一號起，一律改用了『詞類連書』並加注國音——此後話不提。現在先把南齊村實驗學校胡壽昌教員的報告摘錄如下：

關於南齊村實驗學校的注音符號實驗情形，值得報告的有三點：第一是注音符號教學方法的改進，第二是一般人對於注音符號的態度，第三是注音符號功用的表現。

現在說第一點。

這一次注音符號的實驗，關於教學方面，是採用兩種方法：（一）不用教學字母和拆讀，直接教以四百十個陰平字音；（二）尋常教注音符號，多半讓學生先替聲母的名稱，再替韻母的讀音，然後教導拆音，最後教給他們拆讀平上去各聲的方法。這樣的教學，對於習過西文的人，也許可以用；但施之於一般無拆音訓練的民衆，失敗乃是當然的事。因為學生將聲母名稱，高聲朗讀，熟記以後，至拆音時，例如「ㄅ」拆「ㄅ」，他們便依照讀字的習慣，讀成ㄅ和ㄅ，要想他們拆成「ㄅ」，終歸不可得；三拆尤感困難，例如「ㄅ」拆「ㄅ」，他們只會胡讀「ㄅ——ㄅ——ㄅ」，或者讀成「ㄅ——ㄅ——ㄅ」，甚至示襲出與此三母毫無關係的一個音來。教學一兩月之後，學生中能讀者正確者固然也有，可是他們都是隨着教員之多次教讀而熟習，並非真正了解拆法，而能自行拆讀。與其如此

，何不直接教以國音中的四百十個陰平字音，如「ㄅ」讀巴，「ㄅ」讀婆，既可免教學字母的麻煩，更可免教學拼音的困難！關於這個教學方法的實驗，將來有擔任實驗小學的工作同人詳細報告，現在不提。

（二）改『聲母』拆『結合韻母』為『聲介合母』與『韻母』連讀。去年二月間，研究王照的官話字母，發見牠的一個長處，就是有許多字不須拆讀，只須連讀。例如拆一『遍』字，只須將『米』『安』兩音連讀，便能讀成『遍』音。本會（指平教會）四年前教學注音符號，曾因用三拆法而有一次的失敗。以後各實驗學校都改用『聲母』與『韻母』或『結合韻母』的兩拆法。實驗結果，學生的資質在中等以下的，初學時多少還有點困難，如「ㄅ」拆「ㄅ」，「ㄅ」拆「ㄅ」，多次之後，方能發出「ㄅ」音。此法之未能盡善盡美，無可諱言！這次，許多實驗學校所用的教學方法，是把『結合韻母』改為『聲介合母』，不用拆音，只消連讀和快讀。拆讀『聲介合母』，就是把「ㄨ」三母與聲母結合為一，如「ㄅ」，「ㄅ」。例如讓學生拆讀『ㄅ』『ㄅ』兩個字，將「ㄅ」與母和「ㄅ」，與兩母寫出，快連讀快讀下去，就可讀成『ㄅ』『ㄅ』『ㄅ』。至於辨聲方面，在開始教學『聲介合母』時，就讓學生們練習。例如第一次教的是「ㄅ」，同時把「ㄅ」『ㄅ』『ㄅ』三聲都教給他們，不要讓他們充耳不聞，陽平上去，也不用逕甚第一聲，第二聲……只教給他們讀『ㄅ』時所附的記號是個甚麼，又讀『ㄅ』時所附的記號是什麼。這樣的練習一個星期，他們就能自動的拆聲，有時候比較的人還

來得正確。

現在說第二點——一般對注音符號的態度。

（一）擁護注音符號的，又可以分為兩類：

一，一般對文字教育負責任而又肯研究的人，他們發現了一個真理——漢字絕對不是一種合理化的工具；牠的唯一的功用就在造成特殊階級。故對注音符號特別表示好感。

二，事實上得到注音符號的幫助的，如昌平基督教會等，他們列舉許多例證，對注音符號的功用，表示非常滿意。

（二）反對注音符號的，也可以分為兩類：

一，錯把漢字當做知識的本身，而不知道牠只是一種工具。這類人，反對注音符號，所持的理由是：與其讓學生們費功夫，學習注音符號，又何不讓他們多學幾個漢字？這種極不科學的見解，是我們中國人常有的毛病。

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因為自己覺得學習注音符號，便謂一般農民也不願意學習。

（三）懷疑注音符號的，也可以分為兩類：

一，因為教學方法上有問題，便以為注音符號太難學會；學會會幾個字母，又有甚麼用處！

二，許多認為拆聲學漢字不可的，怕學生們學會注音符號以後，對漢字不再留意。

上列各類以外，還有許多民衆學校在第三學月或第四學月教授幾點讀注音符號的。他們的目的，完全在應付教育局的命令。

我們這一次的實驗，是開始教注音符號。當時全體學生，

都毫不懷疑的用心學習，沒有一個說是為學漢字而來的。這就可以證明第二類反對注音符號的人揣想的不正確。我教的這一班，有學生四十八人，都是青年農民；其中有三十六個純文盲，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認識。開學後三兩天，村裏的辦公人和許多上過一二年小學的人，都來請求入學，他們說：注音符號比漢字容易，學會了以後，甚麼書都能念！當時，因為他們不是文盲，所以沒有允許他們插入。可是他們不斷的要求，又有校董說情，後來只好讓他們旁聽；但教室裏的坐位有限，他們只能站着聽講。在這三四個星期裏邊，旁聽生竟有二十七人之多，也沒有給他們發講義；三級暑期以後，他們跟着全班學生把拆音和辨聲都學會了。

現在說第三點。

他們把注音符號學會以後，就能讀注音的平民讀物如小説賣，藍海山賣書，沒有不懂的字，沒有读不出的音；全村的人都為之駭異。接着教學語法課本，書上所有的例句，他們不需要教員的指示，孰都能自習。第三學月上，他們已經借注音符號的幫助，學會了許多漢字；他們開始寫日記，也不用問教員這個字怎樣寫，那讀字怎樣寫；要說的話，都能一一寫了出來；不會寫的漢字，就用注音符號替代。課本上的生字分配問題，也就同時解決了。

我這一個報告的結論，是：『由這一次的實驗，可以決定：（一）注音符號，是青年農民願意學習的。（二）如用新的教學方法，注音符號的拆音與辨聲，並不難學會。（三）注音符號，應從三學月或第四學月教授幾點讀注音符號的。他們的目的，完全在應付教育局的命令。

我們這一次的實驗，是開始教注音符號。當時全體學生，